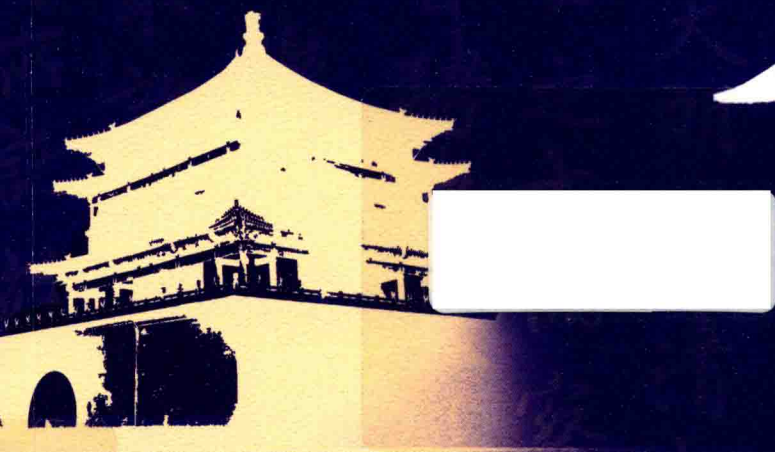


兰亭序杀局

王觉仁◎作品

I 玄甲卫

兰亭序杀局



CSB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蘭亭序

王觉仁◎作品

Ⅰ 玄甲卫

兰亭序杀局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亭序杀局. 第1册 / 王觉仁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04-8118-6

I. ①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2397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LANTING XU SHAJU DI 1 CE
兰亭序杀局 第1册

作 者：王觉仁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秦 青

策划编辑：马占国 徐 娅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 昕

版式设计：潘雪琴

封面设计：VIOLET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424 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118-6

定 价：3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 录

楔子·血字 001

兰亭?! 李世民深望着吕世衡：“你指的，莫非是王右军的书法名帖……《兰亭序》？”

第一章·灭门 005

冥藏先生目视前方，仿佛是在自语：“人心本就是世界上最难解的东西，你想简单，除非跟死人打交道。”

第二章·白衣 015

李泰观察着李世民的脸色，有些心慌，忙道：“父皇，此事是儿臣考虑欠周，玄甲卫实在不宜轻易调动……”李世民忽然抬手止住了他：“不，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朕准了！”

第三章·暗流 034

凭借过人的眼力和经验，吴庭轩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幅字乃是王羲之最著名的草书代表作——《十七帖》……

第四章·内鬼 051

尽管一时看不出什么破绽，可李泰相信，不出三天，自己一定会知道内鬼是谁。

第五章·玄甲 064

直到此刻，吴庭轩才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什么——改头换面、临深履薄地躲了十六年，他终究还是没能躲开这个结局！

第六章·辩才 081

沉默其实就是无声的告白。他越是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越证明这就是他想守护的秘密。萧君默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辩才手中藏有《兰亭序》，或至少知道它的下落。

第七章·劫杀 096

闻着飘散在庭院中的血腥气息，好些个平日威风八面的官员此刻依然手足冰凉、心有余悸。

第八章·死别 112

这个人走出房间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勾勒出了他轮廓分明、线条硬朗的侧脸，并且让他的脸仿佛闪现出一种金黄色的光芒。

第九章·失踪 129

这是王羲之五子王徽之在兰亭会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开头两句，正是萧君默在甘棠驿松林中听见的冥藏与手下的接头暗号！

第十章·天刑 148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该做的事了。”房遗爱道，“家父说，若能破解此二字的全部含义，庶几便可破解《兰亭序》之谜了！”

第十一章·身世 164

萧君默把玉佩收回掌心，摩挲着上面的图案和文字，在心里对自己说：萧君默，一株灵芝、一朵兰花、两个字“多闻”，便是你寻找亲生父亲的全部线索了！

第十二章·世系 181

他万万没料到，萧君默竟然已经查到了这一步！顷刻间，老成持重、足智多谋的魏徵也乱了阵脚，竟不知该如何应对。

第十三章·玄泉 197

原来这正是“天刑”二字的出处！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恍然大悟，不禁对视一眼，但“玄泉”二字为何也做了记号，他们则全然不解。

第十四章·羽觞 214

这是否意味着，王羲之在《兰亭序》真迹中将这二十个“之”全都写成了不同的模样，从而足足铸刻了二十枚羽觞？

第十五章·大案 232

“若有可能的话，跟这个冥藏联络上。”李承乾眼中有一丝寒光隐隐闪烁，“我有一种直觉，这个冥藏，会是一把好刀！”

第十六章·宫禁 250

凝云阁位于东海池旁，北面不远处就是巍峨的玄武门。楚离桑就被软禁在凝云阁中。为了见到楚离桑，萧君默可谓煞费苦心。

第十七章·冥藏 267

“囚君父于后宫”，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但里面包含的东西却足以石破天惊。

第十八章·遇刺 283

突然间，雨幕中冲出了一骑白马，马上之人通身盔甲，胸前还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白衣男子，直直朝着宫门冲来。

第十九章·秘阁 300

随着书卷的翻动，一幅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历史画卷，便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烟尘，在萧君默面前徐徐展开……

第二十章·入局 319

“约这个孙伯元见面。”李恪一脸凝重，对尉迟敬德道，“告诉他，若他不辞，本王必当重用！”李道宗一听，便知道这个英武果敢的李恪已是决意入局了。

第二十一章·营救 333

看着这一幕幕惨状，萧君默忽然有一种直觉——这两名刺客恐怕不是来救辩才的，而是来杀他的！

第二十二章·逃亡 347

萧君默在马上颠簸着，双目紧闭，如同死去一般。没有人注意到，一滴泪珠从他的眼角悄然滑下，落进了龙首原的尘土里。

楔子

血字

吕世衡战死的那天早晨，朝阳如血，把东方天际染得一片殷红。

战斗是从凌晨开始的。

按事先拟订的政变计划，禁军中郎将吕世衡奉命死守太极宫的北正门——玄武门，以便秦王李世民狙杀太子、齐王并全面控制太极宫。那天的战况混乱而惨烈，东宫与齐王府兵为了入宫救主，集结了三千精锐猛攻玄武门。吕世衡以寡敌众，带着手下弟兄苦战了一个多时辰，身上多处负伤。破晓之际，一支流矢呼啸着射向吕世衡的面门。他下意识地挥刀一挡，把箭砍成了两截——后面的大半截斜飞出去，可前端的箭镞却力道不减，噗的一声没入他的脖子，并自后颈穿出。

吕世衡的喉咙出现了一个窟窿，鲜血汨汨地往外冒，有如泉涌。

他仰面朝天，直挺挺地向后倒下。

一只白色的鹭鸟在空中静静盘旋。吕世衡看着它，感觉周遭的厮杀声忽然变得无比辽远……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旭日喷薄，晨光洒遍长安。

玄武门城楼下，尸体枕藉，血流遍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李世民一身铠甲，在一群僚佐和将校的簇拥下大步走来。他神情凝重，目光从一具具僵硬的尸体上扫过，心中隐隐刺痛。片刻前，他的麾下骁将尉迟敬德提着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出现在了东宫和齐王府兵面前，当场瓦解了他们的士气。几千人降

的降、逃的逃，顷刻间作鸟兽散。战斗就此结束，一场险象环生的政变大功告成。就在李世市长舒一口气的时候，士兵飞报：中郎将吕世衡身负重伤，迫切求见秦王殿下。

李世民的心猛然揪紧了。

玄武门外的一座禁军营房中，吕世衡半躺在床榻上，脖子上的伤口虽已包扎，鲜血仍然止不住地往外冒。一群士兵焦急无奈地围绕在他床边。听见身后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士兵们知道秦王来了，纷纷让开一条道，单膝跪地向秦王行礼。

李世民摆摆手，示意他们起身，同时快步走到床榻边，俯下身来，用双手紧紧握住吕世衡垂在床沿的右手。

这只手冷得像冰，李世民不禁心头一颤。

面白如纸的吕世衡缓缓睁开眼睛。看见李世民的瞬间，他的眼中光芒乍现，张嘴想要说话，但喉咙中只冒出一串含混不清的咕噜声。

“吕将军，”李世民更紧地握住他的手，“有什么话，等你伤好了再说，咱们往后有的是时间。”

吕世衡直直盯着李世民，摇了摇头，目光急切而无奈，喉头又发出了一串更响的咕噜声。见此情景，李世民身后的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无不诧异，一个个面面相觑。

李世民眉头一蹙，凝视着吕世衡的眼睛：“吕将军，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吕世衡嘴角动了动，脸上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表情。突然，他把自己的右手从李世民的掌心挣脱出来，用食指在伤口处蘸了蘸血，然后停下来，看了看满屋子的人。

李世民会意，头也不回道：“无忌，玄龄，你们先出去。”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虽然都是满腹狐疑，但也只能按捺住好奇心，带着众人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反手带上了房门。

屋里只剩下李世民和吕世衡。

吕世衡的食指，开始在灰白色的葛麻床单上颤颤巍巍地写了起来。

李世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目光一直聚焦在那根食指上。

慢慢地，床单上出现了歪歪扭扭的一个字：兰。

李世民眉头紧锁，目光中满是困惑。

接着，床单上出现了第二个字：亭。

兰亭?!

李世民深望着吕世衡：“你指的，莫非是王右军的书法名帖……《兰亭序》？”

王右军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后世惯以其职务称之。

吕世衡垂了垂眼睑。

“然后呢？”李世民越发困惑，“你告诉我这个，究竟何意？”

吕世衡又艰难地抬起手，刚写了一横，就发现食指上的血干了，只好在伤口处又蘸了蘸，然后慢慢写下一个“天”字，接着又在旁边写下一个“干”的字样。就在李世民全神贯注等着他往下写的时候，吕世衡的手突然顿住。

李世民微微一惊，抬眼去看吕世衡，只见他眼球凸出，表情狰狞，然后猛然吐出一大口鲜血，头往旁边一歪，就再也没有了半点动静。

李世民双目一红，正欲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忽觉身体被什么东西扯住了，低头一看，却见吕世衡的右手居然紧紧抓着他腰间的佩剑。

这只手指节粗大，青筋暴起，虽已无半点血色，却仍硬如钢爪。饶是征战沙场多年，见过死人无数，眼前这一幕还是令李世民有些头皮发麻。

这是吕世衡临死前的一个无意识动作吗？或者是，他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自己传达什么信息？

李世民愕然良久。

“安心去吧，吕将军，我会找到答案的。”

他伸出手，轻轻合上了吕世衡圆睁的双眼。

房门打开，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赶紧围拢上来。“殿下……”刚想开口问，长孙无忌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了屋内的情景，于是下面的话就不用再说了。

站在外围的士兵们也都料到发生了什么，一个个忍不住眼眶泛红。

“厚葬吧！”李世民负手而立，目光越过众人，有些空茫地望着远处。

“是。”长孙无忌回答。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李世民间。

长孙无忌正在努力搜索记忆，房玄龄上前一步道：“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和三个儿女，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吕将军在家中……是长子。”

李世民轻叹一声，略加思忖，道：“优加抚恤，追赠官爵，其母其妻皆封诰命，儿女弟妹中，年幼者送入县学，年长者送入太学，适龄者直接封荫入仕！”

“遵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同声答道。

跟随李世民离开营房之前，长孙无忌实在忍不住好奇，又往屋内深长地瞥了一眼。

他很想知道，吕世衡临死前到底写了什么。

遗憾的是，长孙无忌什么都没发现。

吕世衡依旧僵直地半躺着，身旁的床单被撕掉了一块，有几条似断未断的葛麻布条耷拉在床沿，随着吹进屋中的晨风飘飘荡荡，看上去怪异而凄凉。

被撕掉的那块布，上面肯定写着什么东西。长孙无忌这么想着，蓦然看见李世民扫了他一眼，顿时心中一凛，赶紧低下头，轻轻咳了两声。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午后，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把太子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齐王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砍杀。

六月七日，即“玄武门之变”三天后，唐高祖李渊被迫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称：自即日起，一切军国政务，皆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是为唐太宗。

深夜，长安城的宽衢大道上阒寂无人。

一队武侯卫骑兵提着灯笼从街上慢慢行来，每个人都在警觉地观察着四周。

唐代实行夜禁制度，长安的所有城门及坊、市之门，皆夜闭晨启。每日黄昏酉时，随着宫城承天门上的暮鼓擂响，设于六条主干道上的“六街鼓”随之击八百声，诸门皆闭，夜禁开始；五更二点，承天门上晨鼓擂响，六街鼓击三千声，诸门开启。夜禁期间，无论官吏还是庶民，皆不可无故在街上行走，否则便是“犯夜”，一旦被巡逻的武侯卫发现，轻则鞭笞拘禁，重则当场杖毙。

此刻，一个黑影正躲藏在街边一株枝繁叶茂的槐树上，一对森寒的眸子冷冷地盯着从树下鱼贯而过的骑兵团。

很快，武侯卫骑兵便渐渐走远了。

黑影从树上纵身跃下，拍了拍沾在身上的几片树叶，然后轻轻一挥手，附近几棵树上同时跃下六七条黑影，迅速聚拢过来，个个身手矫健、悄无声息。

这些人都穿着夜行衣，头上罩着黑色斗篷，脸上遮着黑布，只露出一双双精光四射的眼睛。

最先下来的黑衣人身形颀长，脸上戴着一张古朴而诡异的青铜面具。他背着双手，望着不远处一堵暗黄色的夯土坊墙，沉声道：“是这里吗？”

“昭行坊，错不了。”边上一个瘦削的黑衣人躬身答道。

面具人的眼中闪过一道寒光：“上！”

六七个黑衣人立刻蹿了出去，迅捷而无声地跃过那堵一人来高的坊墙。面具人又站了片刻，才不急不缓地走过去，到距离坊墙约一丈远的地方时，双足猛一发力，从容跃过墙头，消失在了黑暗中。

宫中敲响三更梆子的时候，东宫丽正殿的御书房中依旧灯影摇曳。

李世民并未就寝。

李渊退位为太上皇后，仍居太极宫，因而李世民虽已登基、贵为天子，却也只能暂栖东宫。此刻，御书房中坐着五个人，却没人说话，气氛安静得有些可怕。

李世民坐在北首的一张锦榻上，面前是一张黑漆髹面的紫檀书案，左边下首坐着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右边下首坐着尉迟敬德和侯君集。

檀木书案上，赫然放着四块葛麻布片，正是吕世衡在政变当日写下的那四个血字：兰、亭、天、干。因时隔两个多月，布片上的血迹已然泛黑。

“怎么，”李世民环视四人，笑笑打破了沉默，“那天不让你们看，你们一个个心里直犯嘀咕，今夜特意召你们入宫来瞧个仔细，反倒都不说话了？”

自从吕世衡留下这个诡异的谜题，李世民便独自一人朝思暮想，反复揣摩，却始终不得要领。因此，今日他终于下定决心，把事发当天在场的四个人找来，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在最小范围内破解这个谜题。

“回陛下，”面庞方正、肤色白皙的长孙无忌率先答言，“‘兰亭’二字，定是指王右军书法《兰亭序》无疑，蹊跷的是‘天干’二字。吕世衡指的是天干地支、甲乙丙丁的‘十天干’呢，还是别有所指？若是指天干地支的天干，那它跟《兰亭序》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哑谜实在是费人思量。”

长孙无忌现任吏部尚书，职位虽在中书令房玄龄之下，但因是长孙皇后之兄，兼有佐命元勋和国朝外戚双重身份，这种时候自然要比别人表现得积极一些。

“正因为费人思量，才找你们来。”李世民淡淡道，“‘天干’二字暂且先不理睬。你先说说，一个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武将，为何会在临终时突然提及一件书法作品，这二者究竟有何关联？”

“这说明，《兰亭序》背后应该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长孙无忌思忖道。

“这就无须说了。”李世民道，“肯定是有秘密，关键在于是怎样的秘密。”

长孙无忌有些尴尬：“陛下，恕臣愚钝，实在是没有头绪。”

“事有反常必为妖！”脸膛黑红、时任右武侯大将军的尉迟敬德粗声粗气道，“陛下，书法本是文人雅士玩的东西，吕世衡居然如此看重，那只能说明一点，他的遗言非关文事，而是关乎武事。”

武事?!

李世民心一凛，眼前猛然闪过吕世衡咽气时死死抓着他佩剑的一幕。

“尉迟将军说得对，臣也这么觉得。”脸形瘦削、双颧高耸的侯君集附和道，“一介武夫谈文说墨，确实违其秉性，恐怕吕世衡的秘密，还是与兵戈之事有关。”

在座四人中，时任左卫将军的侯君集职位最低，故而显得较为低调。他自少便当兵打仗，几乎不通文墨，最近才在李世民的劝导下开始习字读书，怎奈读得颇为痛苦，所以这番话虽属附和之词，却也不失为个人感悟。

李世民沉吟了片刻，最后还是把吕世衡临死前抓剑的那个动作跟众人说了。众人莫不惊叹。尉迟敬德却嘿嘿笑道：“陛下，果真让臣说对了吧？吕世衡想说的肯定是武事，否则他抓您的剑干吗？”

长孙无忌被两个武将抢了风头，心中有些不悦，便道：“尉迟将军、侯将军，你们别忘了，吕世衡的遗言是对圣上说的，而圣上肩上所担，莫不是天下大事。既然是天下大事，又岂能狭隘地分什么文事和武事？”

尉迟敬德语塞，挠挠头不说话了。

“长孙尚书所言有理。”侯君集怕得罪长孙无忌，赶紧点头赞同，“对于陛下而言，确实都是天下事。”

“玄龄，”李世民把目光望向一直沉默的房玄龄，“你有何看法？”

房玄龄面目清癯、相貌儒雅，他捋着下颌的短须，略微沉吟了一下，才不紧不慢道：“回陛下，方才诸位同僚的分析，皆有道理。臣亦以为，无论文事武事，《兰亭序》背后的秘密定然干系重大，但眼下线索太少，殊难推究真相，此事恐怕须从长计议。不过，对于‘天干’二字，臣倒是有些想法。”

“什么想法？”李世民眼睛一亮。

房玄龄站了起来，走到檀木书案前，把写着“兰”字和“亭”字的两块布片并排放置，又把“天”字和“干”字并排放下面，“陛下、诸位同僚，不知你们是否看得出来，这四个字的字形有何异同？”

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闻言，赶紧围了过来，盯着那四块布片端详良久，却什么都看不出来。李世民凝神看了半晌，同样一无所获，便困惑地看着房玄龄。

“陛下，您仔细看，这个‘干’字，其字形比起另外三个字，是否相对瘦削？”房玄龄耐心地说，“而且，这个‘干’字的一竖，是不是写得稍稍偏左了？”

“哎呀我说房相公，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急死吗？！”尉迟敬德不耐烦了，“你到底看出什么了？”

李世民忽然抬手止住尉迟敬德，眼睛盯着那个血字：“朕明白了。”

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都盯着李世民。

房玄龄微笑不语。

“吕世衡留下的，其实并非四个字，而是三个半字。”李世民用食指比画着“干”字，“这个字只写了一半，并未写完，右边肯定还有笔画！这就说明，吕世衡想写的不是‘天干’，而是另外一个词。”

房玄龄双手一揖：“皇上圣明！”

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恍然大悟。

“若果如此，那这没写完的到底是哪个字？”尉迟敬德瞪着眼睛问。

他这一问，屋里顿时又安静了下来。

笔画中带有“干”的字似乎并不多，众人开始在心中默默罗列相关字眼。就在此时，紧闭的御书房门外，忽然传来内侍的一声轻唤：“大家……”

唐代，宫中内侍、后妃一般称呼皇帝为“大家”。

李世民脸色一沉，对着门口：“朕不是吩咐过，任何人不许来打搅吗？”

“大家恕罪！”外面的内侍颤声道，“老奴本不敢打搅，只是……只是长安令来报，昭行坊的一座民宅失……失火了。”

长安城的行政区划以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面为万年县，西面为长安县，昭行坊位于长安城的西南角，归属长安县管辖。由于地处京畿重地，万年、长安两县的县令，品秩为正五品，比一般州县的七品县令高得多，职权也大得多，若遇紧急事件，可直叩宫门进行禀报。

“一座民宅失火，居然夤夜叩宫惊扰圣上，这个长安令是怎么当的？！”长孙无忌大为不悦，冲着门口道，“叫他立刻回去，派人救火，统计损失，具体事宜明日早朝再奏！”

李世民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个长安令的确有些拿不准分寸，但民生无小事，既已来奏，自己肯定要过问，便对着门口道：“长安令心系百姓，值得嘉许，传他入宫吧。”

“遵旨。”门外的内侍应着，正欲退下。

“等等！”长孙无忌喊了一声，回头劝道，“陛下，现在子时已过，您还是赶紧安寝、保重龙体为宜，此等失火小事，就让臣去处置吧。”

“民生无小事……”李世民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突然，李世民想到了

什么，表情怔住了，手僵在半空，下意识地望向房玄龄。此时房玄龄也意识到了什么，恰好望向李世民。

君臣二人目光交接，瞬间同时醒悟过来。

李世民倏然起身，大踏步走到门口，哗啦一下把门拉开，大声道：“长安令说没说是谁的宅子失火了？”

年近五十的内侍总管赵德全原本弯腰俯首站在门前，被突然出现的皇帝吓了一跳，嗫嚅道：“回大家，是……是前阵子殉国的吕……吕世衡将军。”

李世民浑身一震。

屋内的人除了方才已经猜到的房玄龄，其他三人尽皆目瞪口呆。

昭行坊是长安城最南端的里坊之一，与南面城墙仅一街之隔。当位于昭行坊东面的吕世衡宅悄然起火之际，那七八条身手敏捷的黑影正从南坊墙翻越而出。

他们的行动照旧迅疾无声。

七八条黑影蹿过横街，紧贴着高大城墙的墙根蹲下，每个人各自从腰间的包袱中掏出一把飞钩、一捆麻绳，把飞钩在绳子上系紧，然后用力朝城墙上掷去。七八个飞钩唰唰地飞过城墙，利爪般的钩头齐齐扣在雉堞上。所有人的动作整齐划一，显得训练有素。

众人正准备抓着绳子攀上城墙，为首的面具人蓦然发现了什么，一抬手，所有人立刻停止了动作，静静地看着他。

“何方朋友，躲在暗处作甚？”面具人望着不远处冷冷说道。

暗淡的月光下，一个身影慢慢从右侧的城墙阴影处走了过来。此人一路沿着墙根，看不清面目，但隐约看得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男子径直走到距面具人两丈开外的地方站定，低声道：“先师有冥藏。”

面具人闻言，眼中的警觉之色旋即淡去，回了一句：“安用羁世罗。”

男子拱手一揖：“见过冥藏先生。”

“玄泉，”面具人目光有些狐疑，“你在此做什么？”

被称为玄泉的人似乎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而是把目光转向昭行坊。此时大火渐渐燃起，坊中隐约传出有人奔走救火的杂乱声响。

“先生，您终于还是做了。”玄泉的声音中似有无限的伤感和悲凉。

“我乃替天而行。”冥藏先生淡淡说道。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替天而行，‘无涯’他何尝不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逆贼，死有余辜！”那个瘦瘦的黑衣人一步抢到冥藏先生身边，对玄泉怒道，“休在先生面前再提他！”

“死有余辜？他一家上下十几口人，也都是死有余辜吗？”

“无涯背叛先生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这是最起码的江湖道义！”玄泉不自觉提高了音量，显然也有些怒了。

“你！”瘦黑衣人正待反驳，冥藏先生一扬手止住了他，看着玄泉：“玄泉，听你的口气，是在责怪我？”

“属下不敢。”玄泉拱拱手，但还是掩不住内心的愤懑。

“你方才说无涯认为自己在替天而行，照你的意思，李世民肯定也认为自己在替天而行。那我问你，李世民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莫非弑兄杀弟、囚父逼宫、霸占弟媳，还把十个侄子的脑袋全部砍掉，这些事情通通都是在替天而行？”

玄泉语塞。

“你方才又提到‘道义’二字，那我再问你，既然李世民干的这些事情有违道义，那么暂且不提无涯背叛我这一条，单说他去替李世民卖命一事，岂不是为虎作伥，又谈得上什么道义？为何无涯不讲道义的时候你不去劝，却时至今日才来责怪我不讲道义？”

玄泉被驳得哑口无言，干愣在那儿。

昭行坊东面的大火已经在熊熊燃烧，把夜空映照得一片通红，就连吕宅梁木断裂坍塌的声音都已清晰可闻。与此同时，从长街西边传来了杂沓的马蹄声，显然是巡街的武侯卫正快速赶来，准备从南边坊门进去救火。

瘦黑衣人的眼中露出惊恐之色：“先生，咱们该走了。”

冥藏先生神色不变，只定定地看着玄泉：“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玄泉回过神来：“什……什么问题？”

“你在此做什么？难道你今夜特意等在这儿，就是为了来责怪我吗？”

玄泉赧然，抱拳道：“先生明鉴！属下并无责怪先生之意，属下今夜来此，是想跟先生一起离开长安。”

“离开长安？”

“是的，正如先生方才所言，李世民不择手段篡夺皇位，属下却要忍辱偷生在其朝中为官，深感耻辱，遂决意随先生远走天涯、驰骋江湖，庶几可畅平生之志！”

冥藏先生冷哼一声：“这是你的真心话？”